

事故的鬼

图插耐斯狄·W

譚 谿 洛 任

社 版 出 華 朝



列麥斯叔叔的事故

斯	里	哈	·	G	·	J	著	者
溶		溶		任			名	錄
耐	斯	狄	·	爾	華		名	錄
凡		蘇		沈			名	錄
和				舒			人	錄
社	版	出	華	朝			所	錄

上海四川路五七二號四號

·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·

版 初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6864

列麥斯叔叔的故事

2 鬼的故事

10 兔兒子評判員和松鷄小姐





鬼 的 故 事

5244

有

一天早晨，兔子老弟捧著肚子嘆氣說

，『唉，我捲心菜吃厭了，我胡蘿蔔吃厭了，草和豆也吃厭了。我能够嚐到一些甜的東西就好。』說著他打算跑到老熊家裏去，看看他們吃什麼東西。

當他正在哼著「里皮提——克里皮提」地跑在半路的時候，瞧呀，恰巧碰見了老熊本人哩。熊太太走在他身邊，還有兩個小孩跟在背後，苦布和克里布。

『好哇！』兔子老弟深深鞠了一躬，態度恭敬得很。

『好哇！』老熊夫婦也深深鞠了一躬，態度同樣恭敬。還有苦布和克里布，他們也說了一聲『好哇』，鞠了一個躬。

兔子老弟坐下來等他們走過。『赫姆！赫姆！』他心裏想。『老熊好吃懶做，家門卻胖得像皮球。我替他們做了許多工作，可是連吃也吃不到好的。他們的食櫥裏一定藏著又甜又香的東西哩，我現在就去弄一些來嚐嚐吧。』

兔子老弟抄近路穿過林子，走到老熊沒人在家的家裏。他踏進大門，聳起了鼻子四面去嗅。他這裏張張，那裏望望。他這樣東西咬咬，那樣東西嚼嚼。後來他看見一罐蜜糖放在很高的架子上。『姆姆！姆姆！姆姆！姆姆！』兔子老弟舐舐他的舌頭，他開始攀上去想抓蜜糖罐頭，不料兵蓬隆地一下，那罐頭翻身倒了下來，蜜糖淋了兔子老弟一身：假使再多一些的話，簡直就要把他淹死了。他的耳朵尖和尾巴尖有一滴滴又黏又濃的蜜糖滴下來。

兔子老弟用不着動手便大大舐了一口，接著他心裏想，『現在我怎麼辦呢，如果我走出去了，我這個樣子是見不得人的呀。天哪，怎麼辦呢？』



。身一弟老下電了淋，來下了翻頭繡繡

好啦，過了一會以後，兔子老弟打開門偷偷走了出去。當然囉，腳底下的蜜糖使他走在路上有點兒滑，才走到老熊屋子的前面院子，他就跌了一交。他在落下來的樹葉上翻了一個身。那些樹葉就此黏上了他的身體。他拚命地亂舞亂踢，想把樹葉揮掉，可是他越揮，樹葉黏得越緊。不久他滿身都是樹葉了。他站起來想把樹葉抖掉，可是他越抖，樹葉黏得越緊。他每抖一次身體，樹葉簌簌簌地響。結果這兔子老弟變成全世界樣子最奇怪，身上發出來的聲音最奇怪的動物了。

當他站在那裏，心上打量怎麼辦的時候，恰巧有一隻老牛走過。這老牛一眼望見兔子老弟，來不及叫便拔足逃走了，彷彿看見了鬼似的。

兔子老弟於是哈哈大笑。



現在又是誰來了呢，原來是大鷄！他才聽見兔子老弟簌簌簌簌的聲音，他他張開了翅膀，一面叫一聲望天上直衝。

這一來兔子老弟笑得更厲害了。他對於成爲一個樣子這般古怪怕人的動物，很是得意。正在這時候他看見狐狸嫵嫵而來，揮動着他那根拐杖。兔子老弟咯咯地偷笑。他跳到路當中，把身體狠狠一抖，發出一下簌簌簌簌的聲音。接着唱出聲音又低又神祕的歌：

『我是鬼，

我正在釘你的梢。

我很想剝下你的皮來玩玩，

快逃呀，

快逃，

因爲我是鬼，

我正在釘你的梢。』

這一下可使狐狸拔腳飛跑了。他丟了他的漂亮拐杖，忽忽忙忙逃進樹林裏

去。『噢！噢！』老大爺！噢！——他屏嘶力竭地叫，一直跳進矮林子裏逃走了。

這時候，兒子老弟開心得，領備把鄰近的一切動物都嚇倒。我就在這裏等着，待老熊一家人散步回來，嚇他們一跳也不錯，——他自管自咯咯偷笑。我嚇嚇他們：「一家人」，說着，他坐在老熊門前一棵樹的樹蔭裏等候。不多時，他便有點瞌睡了，接着他糊裏糊塗就睡着了。

當他正在樹蔭裏打瞌睡的時候，太陽移過去了，天，出過一會，兒子老弟根本不是在樹蔭裏了，他是就在猛烈的太陽光當中哩。那太陽把黏着兔子的蜜糖晒乾，本來黏在蜜糖上的菓子也落下來了。現在菓子老弟不再像一隻可怕的怪物了；他完全和他本來的樣子一樣。可是菓子老弟睡着了以後，他當然不會知道這回事囉。



他醒過來第一件事情是聽見一雙又大又重的腳的腳步聲。那是老熊一家人向着門廊過來了。兔子老弟一跳跳起來。他從樹底下跳出來囉囉地說道：

『我是鬼』

我正在釘你的梢。

我很想剝了你的皮玩玩，

快逃呀，

快逃，

因為我是鬼，

我正在釘你的梢。』

老熊一家人都張大了嘴巴望着兔子老弟。老熊呢，他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。『「鬼」？天哪，你怎麼啦？兔子老弟，你身上乾了的是什麼東西呀？你那種骯髒樣子，我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呢！』

兔子老弟低頭一望，看見自己身上那些簌簌簌的葉子都沒有了。正在這個

時候，老熊看見他的前門打開了，兔子老弟的黏膩腳印留在門上，

老熊發脾氣了。「哼，你——你——你在我的蜜房裏打滾吧，你就無賴！」老熊伸手出去，他要捉兔子。老熊手伸得慢，不快，老弟已經溜走了，像電光一樣快。

他走了一會，來到一條河邊。他蹲下來在水裏照照自己。「哼，」他說，「也許我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吧，可是我是最漂亮的，跑路最快的，同時，我毫無疑問是最有生命樂趣的。」說着便開始在清潔的水裏洗他身上晒乾了的蜜精，沒有多少時候以後，他洗得光光滑滑的，如一隻新的兔子一樣了。



動物學：「洗洗自己」和
「樣——了」兔的新裝一和



姐小鷄松和員判評子兔

好

久好久以前有過那麼一個時候，動物們，尤其是鳥類，大家沒有什麼事情好做。他們閒着老是吵架，正像人們現在這個樣子。雄鳥在空中碰見別的雄鳥的時候，他們絕對不會說一聲你好，即使他們自這樣說呢，別的雄鳥也會拒絕回答一聲「你好」的。

雄鳥是這樣，雌鳥就更加驕傲了。她們，人說晚老是誇耀她們的面孔和羽毛，彼此之間彷彿室裏一樣，她們每一個都以自己最漂亮，每一個在空中把頭昂得半天高，飛來飛去。

又過了不久，爭吵到了這個自然化程度，大家不得不想個辦法了，因為這些太太小姐們有的是尖嘴，有些還有利爪。知更鳥小姐，鶯鳴小姐和青鳥

小姐她們互相商量怎樣停止這些爭執。可是她們想不出一個萬全的辦法。

又過了不久，小喜鵲小姐開口了。她的脾氣暴躁得很。一天天下來她心裏氣極了。『諸位女士，』她指了指她的小尖嘴以後接下去說，『我們應該開一個羣衆大會，或者說比賽會，我們一切雌鳥，不管什麼種類和什麼顏色，統通都要參加。我們要請一個評判員，叫他坐着看我們走過，把我們當中最漂亮的一位選出來——他所選出的一位……好啦，就是她啦。那麼我們用不着再爭吵了。』

雌鳥們吱吱喳喳吵了半天，可是她們贊成這一個主意，經過烏鴉小姐的提議，她們選舉兔子老弟做評判員。

兔子老弟當然不習慣和這些有羽毛的動物打交道，和這些有羽毛的娘兒們打交道，尤其沒有意思。不過他終於答應了，只是預先講好每一隻雌鳥都要到場，每一隻雌鳥都要對他所選出的得勝者沒有話說。

『假定我說貓頭鷹或者鵲鳥是最漂亮的，』兔子老弟說，『那麼別的鳥兒必須也承認我的話才好。』

這話大家同意了。

到了比賽的那一天，兔子老弟已經準備好了。他穿上禮拜天穿的褲子和外套，坐在評判員的位子上。一切鳥，她們昂頭闊步地一隻一隻大踏步走過他的面前。

兔子老弟一隻隻看過去，看完了以後，他戴上眼鏡再看一看仔細，對了對名冊。『不對，諸位女士，這是不行的。你們還沒有到齊嘛。松鷄小姐沒有到。你們必須個個到齊，每一個，否則你們會不承認我所說的話的，這一來大家又要爭吵一輩子，說誰到底是最漂亮的了。』

鳥兒們賭起了嘴。她們吱吱喳喳吵了一會，有的說那松鷄小姐用不着去管她，因為她不過是一隻不足道的鳥兒吧了，不過她們終於動身到大小樹林各處去找，過了一會，她們把她找到了。她原來蹲在家裏，正在燒一些小蟲給他的小孩子當飯吃。

『怎麼啦你，松鷄小姐，爲什麼在家裏這樣忙呀？』布穀鳥小姐對她說。

『你不去參加美麗比賽嗎？』

『不了，』松鷄小姐說，『我沒有東西穿戴呢。』

『胡說！』布穀鳥小姐說。『你有什麼就穿戴什麼就是啦！你看我穿這些古老衣服吧！』布穀鳥小姐低頭望望本來應該是羽毛，然而現在只有一些兒細毛的尾巴，不禁嘆了一口氣。

『不行，』松鷄小姐說，她頓頓她的小黑腳。『我沒有衣服是不去參加比賽的。』

別的鳥請了又請，求了又求，過了一會，松鷄小姐說如果她們肯借一些衣服給她的話，她是可以去的。這話一說出來，大家各自細想自己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借給她。白鸚鵡小姐從頭頂拔下一根黃羽毛；長尾小鸚鵡小姐從尾巴拔下一根藍色長羽毛。龜鴿小姐，雲雀小姐，白鴿小姐各各從她們的翅膀上拔下小的白羽毛。還有駝鳥老小姐，她說她因爲一條長頸子反正沒有得勝希望，她乾脆就拔下了整整一束你見也沒有見過的漂亮羽毛給她。



她們把這些羽毛插在松鷄小姐的身上。她們在這裏插一根粉紅色的。她們在那裏鑲一根綠色的。她們仔仔細細地修飾它們和排列它們，她們彎曲它們和扭轉它們，一直到沒有多久以後，松鷄小姐被打扮得達到够迷人的程度爲止。

現在一切雌鳥都到場了，她們重新回過來擠住了評判員。

排成一行，你們這些迷人的娘兒們！一兔子老弟從評判員席的高處叫下來。

鳥兒們照他的吩咐去做，現在行列開始了。松鷄小姐她領頭在行列前面走。因為她身上那些借來的羽毛，她是整隊人馬當中最漂亮的。這一點簡直沒有第二句話可以說。

兔子老弟從評判員席上拿了一條紅色大緞帶走下來，把它扣在她的胸前。『松鷄小姐，』他說，『你是我平生沒有看見過的最好看的鳥兒。你是這場比賽的勝利

